



## 为求长生不老 秦皇斋戒岛上

几度停航，大雾渐散，终于登上了11点30分出发的渡船。除了几位村民带着货物登船，船舱里只有我们三个乘客。时值中午，等不及的村民有的去镇上吃饭，有的则坐自家渔船回岛了。船舱较小，也就容纳二三十人，木制长凳，分列左右。

打两个哈欠的工夫，船就靠岸了，只有6分钟的航程。

沿着码头前行，在村口，赫然立着一座石碑，上书“斋堂岛”三个大字。斋堂岛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

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小岛。据《山东通志·疆域志·山川》记载：斋堂岛在(诸城)县东南琅琊山南海中，去岸五里，相传秦始皇登山，从臣斋戒于此，故名。岛中地千余亩，多土少石，甚肥饶。产紫竹、黄精、海枣。元时，海运粮船悉泊此。岛沿岸多礁石，唯西北处为细沙底可泊数百艘渔船，琅琊台一带海域也曾是秦皇汉武泊兵船的重要湾口。

毋庸置疑，它是一座与秦始皇有关的岛屿，和荫岛(今红岛)的遥望不同，他是实实在在登过斋堂岛的。

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东巡郡县，站在琅琊山上，遥望一统江山，“南登琅琊，大乐之，留三月”(《史记》)，遂“作琅琊台，立石刻，颂秦德，明得意”。这座刻石，便是后来驰名天下的琅琊刻石。统一大业甫一完成，秦始皇开始大张旗鼓东巡，他号令三万黔首迁到琅琊，夜以继日，增筑琅琊台，建成函谷关外规模最大琅琊台行宫。

秦始皇虽然君临天下，他唯恐寿命不长，妄想尽快得到长生不老之术。他听说琅琊台有“海上三神山”，齐威王、燕昭王都曾找寻长生药，秦始皇也动了心思。于是，派出方士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从琅琊港出发去寻找妙药。没想到，秦始皇没能等来长生药，公元前210年却死在了东巡路上，此是后话。

到了琅琊，斋堂岛是秦始皇重要的驿站，因为他曾在这里斋戒，所以得名斋堂岛。据琅琊镇宣统办王暖国主任给半岛记者提供的史料显示，当地曾流行这样一个传说：有心登岛的秦始皇嫌斋堂岛离琅琊台太远，来回不方便，就有了填海筑坝的想法。这时，方士安期生向他敬献了一条神鞭，此鞭力大无比，可以把山赶过去，但也会震动海底龙宫。秦始皇听了很高兴，试挥三鞭，只见山崩地裂，海啸潮涌，果然神奇，于是让安期生择一个吉日，以此鞭赶山填海。秦始皇鞭山填海，海底龙宫震荡，急煞龙王，就让龙女变成秦始皇的贴身侍女去偷神鞭。等到秦始皇挥鞭欲赶山填海时才发现神鞭被偷走了，只能望着斋堂岛生气，所以至今琅琊台与斋堂岛之间只能隔海相望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传说，海岛的形成是大自然的杰作，选择斋堂岛斋戒，秦始皇也是看中了这里离陆地较近。当初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药时举行了隆重的斋戒、沐浴和祭祀仪式，仪式是在琅琊台举行的，为了表示虔诚，他要求他的侍从官员和童男女的身体里外都要干干净净，因此首先到海中的岛上把身体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在岛上斋戒，以求内外清洁。沐浴的海岛称为沐官岛(沐官岛与灵山岛、斋堂岛并称原胶南的三大岛，岛上有秦始皇沐浴的遗迹)，斋戒的岛屿称为斋堂岛。



秦母庙遗址。

# 秦皇三趟剑，南山出秀峰

## 秦始皇侍从斋戒处——斋堂岛上的风光和古迹

□文/图 半岛记者 张文艳(署名除外)

继续探岛。此次半岛记者来到琅琊镇的斋堂岛，寻访一座小海岛的大故事。

斋堂岛面积不大，仅有0.46平方公里，还因为潮水的涨落分为南岛和北岛。北岛平坦，居民聚居，以渔业为主；南岛山上青松葱葱，林间绿荫野径。后来两岛之间修建了狭长的堤坝，才形成一座完整的海岛。岛上分为中岛、南岛(前岛)和北岛三个自然村，现在统称斋堂岛，有居民400多户，在籍的1000多口人，只是因为打工、求学等原因，常住人口只剩三四百人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正是一个个传说，让斋堂岛有了灵性。在寻找古迹的脚步里，我们跟随村民一起，体会这座小岛的独特魅力。



## 生活历经两重天

探访了几个岛屿，大小都有，但斋堂岛的渡船确实很方便，班次多，一如陆地上的公交车。其实，古老的琅琊港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运港湾和海防要地，也是民船泊船、避风之海湾，口内广阔，可容数百艘船只，从春秋战国以前就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航运中心。“斋堂泊舟”自古就被誉为琅琊胜景。

整个航程游客票价为12元，据称村民只收一元，一天往来18趟，价钱又便宜，去市区比以前方便了很多。别看船不大，对于岛上居民来说，这条船成为岛上孩子的“校船”、危机病人的“救命船”、居民们的“生活船”。

在村民李学青的指引下，我们在郭家渔家宴吃罢午饭，因为岛上物资缺乏，一切都得通过渡船到岛外购买，所以物价不便宜，不过食材很实惠。眼看着一道海鱼豆腐汤里，几条新鲜的活鱼从鱼池里进了锅。郭师傅是老板，也是村里的电工，30多年前来到岛上参与建设，从小

伙子到中年人，成家立业，也与斋堂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岛上真正有居民的时间应该从清朝末年年开始。据传，清末石、肖两姓分别从陆地石家村和台东头村迁此立村，因为这里有秦始皇的斋堂，因此也叫斋堂岛村。

本以为一座小岛，生活不便，人口应该不多，生活也不会富裕。结果发现，岛上经历了两重天。据曾在岛上当了15年小学教师的夏文栋在《斋堂岛》拾零中回忆，改革开放前的斋堂岛吃水难，村里一口井，关系到全岛人的生活。“于是，24小时岛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水井旁。老婆孩子轮换排号淘水，从早到晚水桶叮当响个不停。水源并不是汨汨而涌，一年三季基本上要到井下一瓢瓢淘水……半天也淘不满黑乎乎黏稠稠的一桶水”，“岛上无电，更谈不上有电视、广播之类的通讯工具”，“岛外的女青年进岛如关禁闭，渔民娶媳妇也只能岛上‘自产自销’。我刚到岛上上小学任教，课间随时能

听学生说，谁是谁的媳妇，谁是谁的丈夫。开初我以为恶作剧，在班上整风整纪差点惹了大乱，原来自小定‘娃娃亲’，是岛上传统的风俗”。

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报纸上刊登着《青岛第一“富岛”——斋堂岛》速写，文字记载斋堂岛上的居民凭借打鱼收入，已经成为富裕之岛，居民早就安装了电话、彩电，并安装了造船厂和海珍品养殖基地……

渔业，加上旅游业，村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。李学青女士说，现在村民们的标配是，男人出海，女人赶海，“看着潮流到海上去捡拾点海货”。轰鸣的马达声在岛周围响起，那是休渔期前最后的忙碌，捕获大海给斋堂岛村民的馈赠。在岛上行走，很少能看到青少年，“孩子们都出去上学了。村里没有什么学校，前两年幼儿园也撤销了，整个幼儿园就俩孩子，三个老师教，到后来只剩下一个孩子，半年后，幼儿园也取消了”。



斋堂岛一角。



岛上渔船。



南山听涛。(王暖国供图)